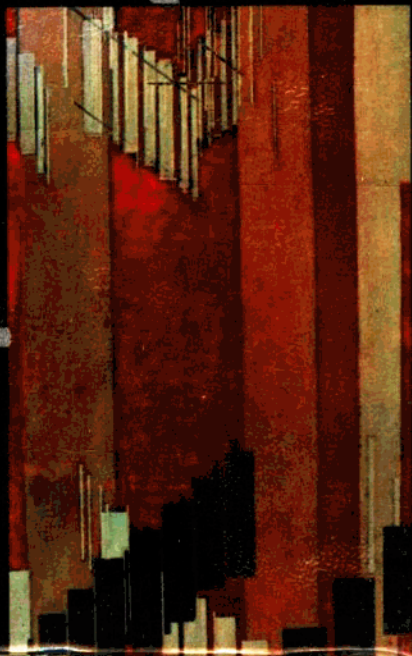


潇洒

庄东贤

潇洒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为勇于改革的人放声讴歌

秦 岭 雪

一口气读完了庄东贤兄的几十篇报告文学，深感在20世纪末的中国，最具有血肉、最具有生命力的动词，恐怕要数“改革”了。正如东贤在自己的报告文学中所说的：“改革的浪潮汹涌激荡。这是充满生命和希望的浪潮，是党的政策和人民意志力的浪潮，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的确，这股浪潮已在中国激荡了12年，而且还要继续的汹涌奔流下去。作者在这本集子中用自己的笔写了“中国潮”合流中八闽大地上的几朵浪花；无疑，作者本身就是这个浪潮的推拥者。

成功的报告文学必须报告时代的特色。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报告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比一般文体更强调时代特色和时代精神。纵观这几十篇报告文学，东贤热血沸腾，旗帜鲜明，以澎湃的热情，朴素的文字勾勒了八闽大地龙腾虎跃的景象，弹奏出“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的最强音。

从出山的“供销虎”到“惠安女张莉”，从“贫困县来的财神爷”。到“一身鱼腥的经理”，确实令我们感到应该给“改革者们”立“丰碑”。

从“小镇风流”到“桃源风流”，从“红卫兵司令之路”到“小镇风流”，确实使我们认识到什么是“坎坷、拼搏”。

从“天泉的崛起”到“惠泉长流”，从“凤城之花”到“深夜，香港来的电话，”确实让我们听到了“奉献之歌”。

从“蔡经理轶事”到“惠女之谜”，从“剑斗公仆”到“家乡的父母官”，确实让我们感到家乡父老乡亲的可爱。

生活中的中国就像东贤笔下的施子清先生一样潇洒。这是改革之风吹来的“潇洒”。作者不但写了改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用笔丰富了“改革”这个动词的内涵。

成功的报告文学需要报告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是报告文学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区别之一。作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笔下“公仆”、“父母官”敬爱之心。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对那个朴实无华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家乡七品书记梁奕川，作者的感情溢于言表，感言：“有这样的父母官，故乡的人民是有幸的。”对那个历次政治运动中留下“霜刀风剑磨难痕迹”的惠安建筑管理局长张敬明，作者发出令人深思的慨叹：“这样的共产党员，才有点像用‘特殊材料构成的’。”中国的改革是艰难的，每一个改革者都有一段坎坷的历史。作者写的桃源村党支部书记刘其吹的生活曲折，催人泪下，并愤慨：“人呵，怎能忍心，把不幸人的不幸，当为污水，倒泼到他的头上去呢？”事实证明，同爱憎、共命运，是写好报告文学不可缺少的条

件。作者曾说过：“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怎能不为勇于改革的人放声讴歌呢？”我在想，这，就是东贤在这本集子里向我们报告的他自己的全部的思想感情。

成功的报告文学应当既是报告，又是文学，它的生命元素既有新闻性，又有文学。如高尔基所说的，是“借助语言来雕塑描写的艺术。”东贤兄是小说家，所以我们看到他写的许多人物都是立体的、有个性的文学形象。像《桃源风流》，像小特写式的报告文学《深夜，香港来的电话》，从人物到构思到语言，都见其功力，具有艺术的审美价值。《桃源风流》中刘其吹这个人物，写得确实是好，作者在开头这样写道：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心里就想，他的父母一定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要不，何以会给他取了个这么不雅而又可笑的名字呢？

刘其吹！

吹，除了‘吹牛’、‘自吹自擂’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解释。按照闽南人对熟人的习惯称谓，叫刘其吹，就是，‘阿吹’或‘吹仔’。这就是说，刘其吹这个名字，等于是‘吹牛皮’。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刮起一股‘破四旧’之风。带有四旧色彩的、难听的名字，均在所破之列。于是‘卫东’、‘卫红’之类的名字满天飞，而刘其吹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依然还是‘刘其吹’三字。看来，他对父母给他取的这个大号，感情倒挺深厚呢！

在永春县城，我遇到一些阔别多年的朋友。当他们听说我是来采访桃园村党支部书记刘其吹的时候，脸上现出了惊讶的神色，我问我的朋友们，刘其吹这个人怎么样？他们高深

莫测地笑了笑，不置可否；再问下去，看来非回答不可了，才说了句：‘他不就叫刘其吹吗？你有兴趣，不妨下去听他吹吹牛吧！’

倒是县委书记刘成业和县府办公室主任刘永乐一再鼓励我：‘这是个有棱有角的风流人物。他的一生，可以让你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于是风尘仆仆赶到湖洋乡。刘其吹身兼数职，除了担任桃园村党支部书记外，还是中共湖洋乡纪委副书记。桃园属湖洋所辖，就在乡政府附近。刘其吹两边兼顾，平时那边有事，就到那边办公去。

我走进他在乡纪委的办公室兼宿舍，不禁哑然失笑了。在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几张报纸外，再没有任何摆设了，却竖放着一把锃亮闪闪的铜号，格外显目。难道连他的嗜好也和名字连在一起——吹，我心里暗想道。”

这几笔看来是闲笔，但仔细阅读，深感大有深意在焉。既是一个漂亮的开头，又突出了人物性格；既留下了悬念，又从侧面敲锣震鼓，叙写了下面将要大书特书的人物；甚至把一个小道具都写得那么有生气，若没有高明的艺术技巧，是难以奏效的。书中不乏此种例子，如《深夜，香港来的电话》中那富有魅力的意境，你能不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吗？如《一路风尘》中的散文化的笔法，也不能不说是报告文学创作路子的有益尝试。

写到这里，猛然想起东贤在自己作品中说过的话：“任何人再有本事，再有能耐，离开时代也是毫无作为的”。

我们的作家在反映时代。

时代在造就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看来，东贤书写改革者

的笔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作为闽南人，愿东贤兄的笔击出更多时代的浪花，写出更多八闽大地上“伟大的历史瞬间”！

东贤嘱我读后，写个序。写序，诚不敢当；但这几句读后感，却是受到感动不吐不快的。

1990年冬 于香港

目 录

序言：为敢于改革的人放声讴歌	秦岭雪
一路风尘	(1)
潇洒	(7)
邱先生传奇	(19)
凤城之花	(31)
供销虎出山	(40)
奉献之歌	(51)
坎坷·拼搏	(65)
深山丰碑	(68)
球为媒	(79)
“天泉”的掘起	(82)
小镇风流	(92)
“惠泉”长流	(95)
无价之宝	(104)
深夜，香港来了紧急电话	(107)
建筑知识	(111)
贫困县引来个财神爷	(116)
祸兮福所倚	(126)
一身鱼腥的经理	(134)

人才竞争和风险决策	(137)
向贫困宣战	(141)
女人·胸罩·宋太平	(145)
红卫兵司令之路	(151)
蔡经理轶事	(156)
剑斗公仆	(161)
王鸿珠与赛霖安	(165)
“惠安女”张莉	(171)
为了让顾客更美	(176)
艺术是无价的	(183)
桃源风流	(188)
母校永远年轻	(204)
敬礼，故乡的父母官	(208)
惠女之谜	(213)
灯塔脚下凶杀案	(230)
撒开罗网捕元凶	(236)
暗娼之死	(251)
后记	(274)

一路风尘

——菲华联谊会副理事长 庄鼎水先生返乡记事

1

得悉菲华联谊会副理事长庄鼎水先生将于10月8日抵达泉州时，我心里喜不自禁。这几年中，有不少政府官员和文艺界人士应邀到菲律宾访问，他们都曾得到鼎水先生热情友好的接待。凡是接触过鼎水先生的人，无不为他热爱祖国对家乡那种炽热的感情以及待人谦虚彬彬有礼的态度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我的朋友。他们常诚恳地对我说：“您应该用您的笔，好好写一写鼎水先生！”泉州市原统战部副部长李水法先生和鼎水先生有深厚的友谊，他曾对我说过：“很多人只了解鼎水先生对家乡公益事业贡献，还不知道他曾为中菲友好这条金桥花费过多少心血做过多大的贡献。这才是主要的。”

鼎水先生是我的长辈。他在家乡办学任校长时，我还是个孩子，1958年他到菲律宾后我了解更少了。这几年中，他虽多次往返奔波于马尼拉和泉州之间，也总因公务在身行程匆匆，虽见见面却难得能和他深谈。这回他又回来了，机会难得。

我下决心非采访他不可。

2

8号晚上9点多，水法先生给我挂来电话，通知我鼎水先生已抵达泉州了，下榻于华侨大厦。不过，他用惋惜的口气对我说：“鼎水先生明天下午3点半就要飞回马尼拉去，机票已订好了。在泉州的时间算来仅仅半天多，又有不少事情要办。看来这回是安排不出时间和您交谈了，只好再找机会。”

我大失所望。当即问：“我现在就到大厦去看看他行吗？”

水法先生说：“现在这里有不少客人。他们是菲华各界参加国庆39周年庆祝活动的代表团。据说这个团是鼎水先生受我驻菲大使馆委托组织的。本来是让他带团的。他让年轻人顶替他了。他们在这里遇到鼎水先生，都来看望他，看来他无法抽身。明天一早，他要赶回家乡看望龙苍学校的领导，然后去县里与县委县政府领导会面。最迟十一点就得出发去厦门机场。时间排得满满的——哦，鼎水先生要和您说话！”

“哈啰！”我听到一声低低的充满亲切的问候。“您是东贤先生吗？我是鼎水呀！我在马尼拉听说令堂大人福体十分健康，我很高兴。您大哥二哥一家人在菲律宾都好，诸事顺利，请您放心。我本应该到府上拜访您一家人，可实在抽不出时间，请代我向他们问候致意。我准备明天一早去看看我们的龙苍学校，不知您有没有时间一道去？可以？那太好了。谢谢。”

接触过鼎水先生的人，对他这种发自内心的周到、礼貌又诚恳的问候都会感到由衷的感激。

隔天清晨6点半，我们一行人按时来到鼎水先生下榻的房间。大厦餐厅还没营业。他只喝了一杯咖啡当早餐。我们看到他里间套间进进出出，似在寻找什么。不一会，他朗声笑哈哈道，耽误大家时间了，对不起。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在车上，鼎水先生夫人洪华女士悄声告诉我们，刚才他进进出出是在寻找眼镜，找了半天才发觉眼镜早就戴上了。“他这个人，常常丢三忘四的。早晨就把我的一件金饰物扔到纸篓里，害得我找了好久。说他还不认帐呢！”洪华女士埋怨道。

“我这个人，别的事还可以管一管，就是家里的事管不得！”鼎水先生叹道。

“不是管不得，而是您从来不管家里的事。”洪女士的话惹出了一车笑声。

龙苍学校到了。这所曾经名闻遐迩的学校，已有近50年的历史，原是一所侨办的私立学校。据统计，该村有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是在这所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他们当中有教授、高级研究员、特级教师、作家、新闻记者以及中小学教员、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等。在鼎水先生出任校长期间，龙苍学校达到鼎盛时期。解放前夕，海外侨资一度中断。学校难以维持。鼎水先生变卖家中首饰继续办学，一时传为美谈。司教者认真负责学子刻苦攻读蔚为风气，使得该校成为惠安县小学的佼佼者，教学质量一直名列前茅。后来这所学校如同鼎水先生一样历尽坎坷。鼎水先生于1958年遵父命经政府批准往菲定居。龙苍学校的光圈从此逐日消失每况愈下。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根源在于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对此，该村旅菲乡亲忧心如焚，曾屡次呼吁振兴龙苍学校造就龙苍子弟。该村旅菲后起之秀庄祥庆先生捐巨款修校舍建礼堂。同乡会

的几位长者如庄妈珍、庄裕成、庄益顺等先生，为办学事不顾年老不辞劳苦多次奔往家乡就商振兴大计。海外游子的赤诚之心，感动了该村在外地工作的一批有识之士。14级离休干部，解放后一直担任中学行政领导的庄东明先生，今年毅然接受校董会的聘请，出任龙苍学校校长。一批在外地工作、学有所长的人士出任董事。他们尽心协力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谋献策。一切都是义务的。惠安县委县政府以及东园乡党委和政府，对侨胞这种办学热情给予充分的支持。学校以新的姿态迈出了振兴的第一步。海外游子无不欢欣鼓舞。

鼎水先生听了介绍十分欣喜。他紧握着老朋友东明先生的手说：“谢谢诸位的努力。振兴龙苍学校有希望了。请代我向全校师生致意！”

离开学校时，他把一大包从菲国带来的糖果交东明先生说：“请给教师们尝尝这异国风味。”他多细心想得多么周到。

已经11点了。没有时间留下吃午饭。我们于是又急急忙忙驱车直奔厦门机场。

3

我就是在往厦门机场的途中，进行了一名职业记者对一位知名人士的采访；或者是一名学生对其师长促膝谈心。时间也只有那么3个多钟点。

同行的人昏昏欲睡。鼎水先生却是神采奕奕毫无倦意。他尽量详尽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如果不是那几年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使他身心欲碎，他是下不了决心离开他心爱的教育事业的。往菲定居的那年他已

经32岁了。刚到异国那段日子，人地生疏语言隔阂做生意完全外行，连店面柜台也不敢去站。去了一星期他又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内地。

父亲劝他说：“别走，还是留下从头学起吧！”

他是孝子，不敢违父命只好留下了。他立志非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报答父恩不可。一切从头干起。他报名上夜校，跟十六七岁的少年人同班学英语学当地语言。同时也学做生意。他起早摸黑在店里操劳，亲自搬卸笨重的货物。日子长了，连手掌也长起厚茧来。他渐渐有了心得学会了经营门道。走日本跑美国飞欧洲，在生意场上渐露头角。10几年功夫，就挣来了一份殷实的家业。

这是他从事菲中友好事业的根底。

70年代初，菲中建交已是大势所趋成为菲律宾的国策，在菲律宾的华人有二三百万之众。那时，由于我们实行闭关锁国的极左政策，加之文革动乱，大部分华人对祖国了解甚少，甚至抱有敌意。鼎水先生同吴永源博士、庄文成、杨世凉先生等，奔波于菲律宾7大城市华人社会，深入细致向他们宣传爱国爱家乡。鼎水先生还多次亲往香港，与新华社负责人商谈有关中菲建交事项。他们组织了菲华联谊会，同当地几个民间组织邀请了广州杂技团到菲律宾访问。当时菲中尚未建交，入境手续得通过联合国办理。1975年，中菲终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广州杂技团在菲访问演出一个多月，赢得了一片赞扬，加深了海外华人对祖国的感情。这座友谊桥梁饱含着吴永源、庄鼎水、庄文成等先生多少心血。祖国记着他们的功绩。我国驻菲大使馆每年举办国庆招待会都邀请他们光临。这是祖国对他们的贡献的承认和赞赏。

菲中建交之后，鼎水先生又多次组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或到各地参观访问，加深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感情。同时，和吴永源、杨振殊、蔡文春、施灿悦等先生以菲华联谊会的名义，邀请了重庆杂技团、武汉杂技团、河北杂技团、泉州高甲剧团、梨园剧团到菲律宾演出。值得一提的是，梨园剧团在非演出期间，整整一个月吃住都在鼎水先生家里，受到他们一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10几年来，鼎水先生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中菲友好的事业。家庭无暇顾及，生意也放弃了。然而，他却赢得了中菲两国政府和菲华社会对他的尊敬。

如今他已过了花甲之年。他告诉我，他多次提出辞去联谊会副理事长的职务，让年轻人承担起发展中菲友好事业的担子。他说他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应该交班了。这回，他推举年轻人领团参加国庆39周年庆祝活动，用意就在于此。

机场到了。开始验关。国际航班就要起飞了，我们紧紧握手互道珍重。

我说：“鼎水先生，什么时候您才不这样来匆匆去也匆匆呢？”

他笑而不答。

一路风尘。他又走了。

1988年10月

潇 洒

——记香港著名企业家施子清先生

1

1989年岁暮。在泉州“金泉酒店”，我结识了香港著名企业家施子清先生。留下印象颇深刻，却只有两个字：

潇洒！

“潇洒”这个词时下十分风行且时髦。大有言谈间不搭上个“潇洒”就不足以显出自己的潇洒之程度。举凡办一件称心如意的事，穿一套适体合身的服饰，吃一餐可口的饭菜，写一篇得意文章，说一句机智的俏皮话，均可用“潇洒”修饰它。“干得潇洒”，“穿得潇洒”，“吃得潇洒”，“写得潇洒”，“说的潇洒”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对施先生的这个印象，决非趋时附向赶浪潮。而是从灵窍深处迸发而出的一种直觉。

施先生年届半百又三。1米8几的个头。腰身挺拔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温文尔雅。这表征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挺帅挺潇洒的。扯开谈才又发觉他于琴棋书画都有一定的造诣，尤功于书法诗词。爱好广泛，涉及领域很多。他任社长的“香港书画社”于1988年为闽北水灾举办义卖。他的三幅墨宝，

均以6千港元被南朝鲜和香港的收藏家买走。他写的“良辰入奇怀”、“逸气感清淑”，悬挂于当代大画家范曾先生的客厅里。己巳年暮春，施先生以“翰墨忆旧之一”为题，亲自书写他学字的经历：“七岁受业并启蒙／师前默默偷二王／一碗清水与方砖／作为临池补课功／颜柳苏赵家家爱／取其骨气法其风／煞恨少年断耕耘／今日尺楮叹沧桑。”施先生的一位对书法诗词颇有研究的朋友称施先生的书法已达到“入流成家”之水平，看来这并非客气话。

2

施先生是香港恒通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公司下属9个子公司。在银行拥有9位数（亿元）的资信。可谓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然而我在施先生的身上，却丝毫也觉察不到富豪的那种颐指气使的派头。在他身上流露出来倒是艺术的气质学者的风雅和书生意气。施先生除功于书法还擅长诗词。他的诗词大多是有感而发抒怀言志。读他的诗词，感受最深的是他的真情和艺术灵气。今年是他夫人吴淑敏女士的50华诞。那天早晨，吴女士偶然向他提起。施先生笑着对她说：“我来不及准备什么贵重礼物送给你了，况且你也不需要。这样吧，我写一首诗送你！”于是即席赋诗，得8句：

“卿本名门掌上珠／嫁入吾家无铅华／三十年来勤箕帚／富贵无忘苦菜瓜／客次偶逢设悦日／凭托白帝送椒花／但愿白发换青丝／一如南极一婺焕”。

年前，施先生到福州。车过莆田，但见沿江荔枝累累煞是可爱。施先生雅兴大发，在车上即吟就七绝一首：“夹道荔枝相映红／驱车垂帘目空送／若然五娘相投世／权作陈

三也无妨。”入夜，车到福州。施先生对这几年来福州市容貌的变化深感振奋，又成七绝一首：“细雨乍晴夜入闽／三风朝晖过三山／此行不负游子意／惭觉豪气惭璀璨。”这几年间，施先生的家乡晋江县经济繁荣生活富裕。施先生感受颇深，填词《晋江所见》一首，上阕为：“嫂子荷塘采莲／小姑堂前分纱／起早摸黑女儿家／闲时还论耕稼。”下阕为：石屋砖楼沿江／园圃又种桑麻／朝夕蔬果夜鱼虾／说是个体人家。”一副丰衣足食的农家景象跃然纸上。对结句“说是个体人家”，施先生甚为得意，说这是“神来之笔”。对于诗词，施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追求。他说他尊重格律又不囿于平仄。他追求的是真情实意。他认为这才是诗词的灵魂。

施先生在繁忙的商务活动中，把难得的那点业余时间，用于吟诗挥毫，翻阅书卷，借以修心养性陶冶情操或以自娱。他读了不少书，难能可贵的是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或心得或品评，他对家乡的戏曲和南音，至今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南音的四件“家私”：琵琶洞箫三弦二弦，他都能来一手。1989年元宵佳节，泉州市“海内外企业家联谊会”举行周年联欢会，施先生登台和香港的王丽珍小姐即兴表演地方小戏《管甫送》和《桃花搭渡》，他那悠扬宏亮的唱腔和有款有式的身段赢得了满堂彩。知情的人说，60年代初期，施先生在香港自编自导大型高甲戏《钗头凤》、大型梨园戏《花亭会》，在香港大舞台戏院公演，轰动一时传为佳话，至今仍为闽南籍的港人所津津乐道。

后来我才了解到，施先生毕业于香港联合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中文系，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又在香港菁华中医学院攻读4年，取得香港政府颁发的中医行医执照。